

“七厅五姓”塔石头

◎徐光海

塔石镇塔石村原名“石村”，也称“塔石头”。早年塔石头及其周边村庄有五大家族，迄今流传有“七厅五姓”之说。

童姓是塔石村的一大姓。塔石村童姓来源有两支，一支于南宋嘉定元年(1208年)自横山后徐迁入，另一支系南宋德祐年间(1275-1276年)从江山城南七里桥头迁入。《石村童氏宗谱》载：“元辅子必大，字其昌，南宋德祐年间举为江山令，不三月辞归，而移居濠北之石村，为其始祖。”清朝时，童姓成为塔石的一大望族，而童必大一支后裔人数相对较多。

清道光年间(1821-1851年)，塔石童姓后裔与附近村庄的结拜异姓兄弟相继建成了7个大厅，分别是：塔石童姓的大坞厅、七文厅、天沿厅，黄姓的柏树厅，方家方姓的方家厅，水角钱徐姓的水角钱厅和钱家钱姓的钱家厅，人们称之为“七厅五姓”，是家族议事、祭祀先祖场所。七厅建筑考究，雕梁画栋，气势恢宏。七厅中建筑面积最大的数童氏天沿厅，有1300多平方米，而黄氏柏树厅出了大官，品阶最高，故厅前竖有旗杆，来到厅前文官下轿武将下马。

历史长河中，塔石童姓中有人朝为官的，有从医从教的，有从军戍边的，也有务农经商的。龙生九子，九子各不同。童氏族人中也有不走正道的。相传，清咸同年间(1851-1874年)大坞厅童姓中有族人因沦为强盗而被家族赐死。这位族人自幼习武，凭着一身高强的武功闯江湖做生意。在一次与他人做一笔生意时，因遭对方算计，血本无归，导致生活窘迫，他和带出去的几个同乡常常忍饥挨饿。有人劝他返乡，另寻生计，但这位族人好面子，不肯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回乡。于是，他带着几位同乡竟干起了绿林好汉的勾当，数年间便发了横财。每次回家，他都出手阔绰，村里人都以为他在外面做生意发了大财。

一次，童氏天沿厅的一位太公挑着绿豆担外出做生意，在路经一处人烟罕迹的深山时，突然从树林中窜出几个蒙面人把他劫持了。这位太公知道是遇上了强盗，为保住性命，也不敢反抗，只得跟着他们上山去。快至山顶时已近黄昏，一座豪华、气派的房屋赫然在目，房屋走廊上还挂着印有“童”字的四只大灯笼。这位太公心想：这强盗头不会是童姓人吧？一会，只见一位身着黑色对襟上衣、身材魁梧的壮汉从里屋走了出来。天沿厅太公一看，这不是大坞厅的童家人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四目相对，大坞厅的童姓族人也是一愣，没想到连自家也抢上了，感觉很尴尬。大坞厅族人连忙招呼天沿厅太公进屋入座，吩咐好酒好菜端上桌，热情招待。席间，大坞厅族人与天沿厅太公谈了他上山做绿林好汉的种种无奈，并给了天沿厅太公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请他回家后千万别把他做强盗的事告诉乡亲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亲自将天沿厅太公送下山。冬至节前，大坞厅童姓族人回到老家参加祭祖，并给族中老人每人一个红包，俨然大老板。冬至这天，大坞厅的族人在大厅举行晚宴，这位童家人被安排在一张长条桌的一边就座，背靠墙壁，其对面则坐了10位年轻的童姓后辈。年轻后生轮流频频向他敬酒，到后来有几个后生竟有了醉意。突然，“叭”的一声，一只酒杯落地，10位年轻人立即用双手尽力将桌子往墙壁方向推，想把那族人挤到墙壁压死。那童家人明白，自己在外当强盗的事已被天沿厅的太公告知族人了。他伸出2个手指，一发力将桌子推向了年轻人一边，慢慢站起来，对着众位族人说：“这几年我在外面确实做了有辱童姓祖宗的事情，但我从未伤及过他人性命。既然家族不能容我，我会自行了断的，还望众位族人能照顾好自己的妻儿老少。”说完，他自顾自连着喝下几碗酒，把自己灌得烂醉。接着，族人们按照他的吩咐将他放进一个竹笼内，由4位青年抬到村西面的上衣坎塘塘坝上。这位族人知道已在塘坝上了，就自己滚落水塘里，沉入水底。这位族人死后，大坞厅的族人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，把他埋葬在村西面的八岗山上，全村人都来送葬。自此之后，塔石头童姓人家在松阳至建德梅城一带做生意的，歇息时将印有“童”字的扁担往墙壁上一靠或往地上一插，就能免遭抢劫或欺负。

当然，大坞厅童氏历来人才辈出。清朝末年的秀才童希圣，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独具眼见。他在家中办起了私塾，每期招收三四十名学生，为塔石头早期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。而天沿厅童氏也不乏英才。童景山，生于1931年，曾任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，发表论文100多篇，著有《化工热力学》《液体热物性学》等多部学术著作，并有译著8部，在高压流体热物性等方面颇有建树。

如今，在塔石头已不见了当年“七厅”的遗迹。天沿厅毁于抗战时期，是最早被毁的一个大厅。1942年一天中午，一小队日本鬼子窜到塔石，来到天沿厅附近的一家小酒店用餐，酒足饭饱后起身就走。酒店老板拦住他们要求付饭钱，一个日本鬼子凶狠地向酒店老板开了一枪，可怜酒店老板当场倒在血泊之中。这令塔石头有血性的汉子极为气愤。杀了人后，那群鬼子若无其事地走了，有个鬼子落在后面在小巷口小便，几个村民趁其不备将他杀死扔进天沿厅后面一个称为后塘的水塘内。日本鬼子集中点名时，发现少了一人，四处寻找未果，竟用火点燃了天沿厅，天沿厅及隔壁的米行、南货店、药店顷刻之间化为灰烬。解放后，其他几个大厅成为大队碾米厂、医院、学校及生产队集体用房，因失于管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被拆除。



余庆椿承继家学略观

◎方小康

余绍宋是个至孝之人，在其日记中常记录陪伴母亲褚氏的故事。余母六十、七十寿庆时，有较多名人雅士贺寿，余绍宋都有记录。但余绍宋对父亲余庆椿则鲜有记述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，余庆椿因父丧而哀痛过度，不久即病故，年仅31岁，那年余绍宋才十三岁。

余庆椿在《龙游县志·人物传》中有载。

余庆椿，字延秋，优廪生。其家学渊源深厚，曾祖父余可大，武庠生；祖父余恩鏊，道光十四年(1834年)顺天乡试举人；父亲余福溥，选上海主簿，改官两广盐运使，继入广东抚署，奏保同知、晋知府，分发江西。余福溥育有十子，知名者有余士恺、余庆龄等。

余庆椿排行老二，幼从祖训，治《说文》《尔雅》，精通经学掌故，词赋及古近体诗别有风格。二十四岁后，游学四方，五年始归，学益精。当时，凤梧书院自洪杨之乱后无山长，学风不正。光绪二十年(1894年)，知县邹寿祺聘余庆椿为凤梧书院山长。余庆椿治校有方，上任不久便从学者甚众，学风为之一变。

余庆椿善书法，楷书尤精，有作品传世，著有《读书随笔》四卷，《延秋轩偶存稿》二卷。县博物馆藏有余庆椿书法立轴一幅，内容为：

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，悉知其用笔之意，乃为有益。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，因其势而用之，无不如志，兹其所以神也。昨晚宿沛县，廿六日早饭罢题。

落款：调卿仁兄大人属，延秋余庆椿信装书。铃印二方：庆椿长寿(白)、延秋(朱)

《龙游县志·文征》中载有余庆椿的《午贯解》。余绍宋按：自家藏遗稿录出，《读书随笔》亡佚之后，先君说经之作，仅存此篇，因谨录之。在《龙游县志·文征》中还载有余庆椿的诗《夜坐》及《和罗蓬甫内郎道源随尊甫人觐，并恭应内廷考荫二首》。在《龙游高阶余氏家谱》艺文谱中尚有余庆椿的另一首《郊游》：

匹马出城东，河山夕照空。
疏钟敲落日，短剑吼秋风。
野渡垂杨白，荒坟宿草红。
乾坤一俯仰，啸傲古云中。

在《清芬馆课选》古籍中意外发现一篇余庆椿的遗作。“馆课选”类似于现在学业考核，以诗文为主。《清芬馆课选》封面落款：三衢郡署藏板。序文页眉有一方“韵陵书室藏书”印。序文“清芬馆课选序”落款为：“光绪十年岁在甲申仲秋之月，补用道浙江衢州府知府安陆刘国光识”。《清芬馆课选》应是三衢郡署选出的时文汇集。光绪九年(1883年)时，余庆椿18岁，余绍宋刚满周岁。

《清芬馆课选》目录分两章，一章是大学，论题有《在亲民至后面能安》《壹是》《与国人交止于信》《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》《而亲其人人乐其乐》《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至至乎其极》《是以大学始教至以求至乎其极》《惠其使民也》《知者乐仁者寿》以及《子曰木不作》四章，《子曰默而识之》两章，又有《动容貌至斯远鄙倍矣》《兴与诗至子曰好勇》《与命》等。另一章为下论，论题有《子曰刚毅森讷仁至可谓士矣》《子曰爱之能勿劳乎》两章，《爱之能勿忠乎》《子曰问叔交子至不笑不敢乎》《以告者》和《子曰君子上达》三章等。

余庆椿作的论题是《子曰君子上达》三章，题下注：龙游余庆椿，生员。此籍中另有龙游附生余跃龙所作的论题是《曾子曰君子三省吾身》五章。余跃龙，字海云，光绪六年岁贡，后掌教金兰书院。除了龙游士子，尚有西安廪生范登倬、西安附生王藻、西安附生龚景遂、江山附生王用宾、江山廪生何镛、常山廪生徐思廉、正谊监院叶钟铤，及长汀、莆田、上杭、海宁等士子的时文。

余庆椿在《子曰君子上达》三章中论道：

达与学各有所歧视乎，人之欲而已。夫不上即下非已，即人过所以难寡也。伯玉专其所欲而使者达之，子能不深契之哉，且人心惟严于去私，则私不足以淆理。而造诣渐进高明，亦功修自征笃实其机，视人之所欲也。欲之既殷而危微之，界辩之，必精存遏之，功课之必密要。惟善治其心者，能曲致其心。善窥其心者，能曲达其心。斯圣人望道之心，与贤人求道之心殷然相契，以深心不然犹是达也。上与下何以异其境，犹是学也。已与人何以歧其趋，盖究其极人品，予以判纯疵儒修，予以分升降而探其原，在于一念之欲而已。

勿谓所欲甚微，检察偶疏物累，即从而扰之，则境由意造，不与真儒争纯粹之旨，即与伪士竞功利之私。

勿谓所欲至隐，操存稍纵浮华，即引而诱之，则事以志纷，不与往哲课性命之精，偏与世俗务声华之末。

此君子小子、古学今学，子特严其辩与且夫不上，即下境无中立也，非已即人事无兼营也，而达与为一视乎。慎所欲者，独喻之进修，不妨共喻也。惟圣人深悉儒术之攸，殊而竟委穷大海捞针，只争片念揭两途，以指示直欲，阐心法于千秋。惟贤人密课当躬之修省，而志同道合，重念故交，遣一介以通诚奚，啻证心渊于尔室。夫达在下为在人皆过也，能寡其过则达乎，上而为乎已矣。伯玉有是欲而使者深知之，子能不深许之乎。盖分观之，知其欲之，维殷焉。上与下各无尽境细行不谨品诣，即是坠庸流，已与人胥赖修为一事。偶乘德业终堕末路，为之偏欲之纷也。其过不愈丛乎，而伯玉必致其寡也。半生来身膺政柄当躬之，惕厉静验其盈虚贤良，素著声称而检身常若不及，忠孝无惭，名教而制行。犹恐或疏仕途中之夫子，犹是修途中之夫子也。彼使者亲承道范而默喻渊衷何幸，于奉命而至之，会婉转陈之，且互验之。知其欲之弥精焉，警其失于下流上达，具深心必于为已。精其业、祛其累于人欲为已，敦实行即于上达究其归欲之，专为之切也，其过不渐泯乎。而伯玉不矜其能也，数十年志切观摩向往之程途，深知其得失进德，即以知非问心弥深省察修身。原以经世返躬益慎冰渊，暮年深造之夫子，无异曩时潜修之夫子也。我夫子睽达已久，而景慕弥殷，曷禁于倾耳而听之余溯洄从之。

后有评语：“拈欲字，馆全题勘理人细，非斫轮老手不办。”一个“欲”字，辩得如此清晰，阅卷先生给予极高的评价。

这只是余庆椿应试时的一篇八股文，也可见其文采和博学。龙游高阶余氏家学世代相传，源远流长，培养了余庆椿，也成就了余绍宋。